

年味漫忆

□朱谷忠

年关近了,年味也越来越浓了。

细想,中国的年俗文化源远流长,由各地衍生出的纷繁多样的过年习俗,也是南北迥异,各具特色。特别是围绕除旧布新、祈求丰年等活动展开的年俗,内容丰富多样,场面喜庆吉祥,充满着浓郁的年味。

那么,年味是什么呢?北方有一首《腊月歌》是这么唱的:二十三,糖瓜粘;二十四,扫房子;二十五,磨豆腐;二十六,去割肉;二十七,宰公鸡;二十八,把面发;二十九,去打酒;三十晚上熬一宿,大年初一扭一扭。

无疑,腊月廿三是北方传统的“小年”,年味就是在这一天飘起来的。而大部分的南方地区过小年则是在腊月廿四,这是因为不同的风俗与传统所约定俗成的。尽管各地的小年有着不同的概念和日期,但百姓们辞旧迎新、迎祥纳福的美好期盼都是一样的。

在我的童年记忆里,家乡莆田就是在腊月廿四过小年的。这一天,家家户户都在忙着一件事:欢送“灶王爷”,祈愿“灶王爷”在这一天能“上天言好事”,然后“下界保平安”,因此,大小灶头都要摆上琳琅满目的供品,让“灶王爷”吃饱喝足。其中灶糖灶饼,都用麦芽糖制作,寓意是将“灶王爷”嘴巴抹甜,多说好话。不过,我是在长大后才知道,其实送“灶王爷”上天的供品分两种,一种叫“祭荤灶”,供品有鸡、鸭、鱼、肉、虾、蟹,还有挂面等;一种叫“祭素灶”,供品有萝卜干、柿子干、梅子干、红枣、黑枣、花生、瓜子、福橘、尾梨、糕饼等。

这正是:送君醉饱登天门,乞取利市归来分。

后来谋生在外,记忆中的年味,仿佛总有腊月里大小村巷升腾的炊烟,家乡父老忙碌的身影和欢乐的笑脸;还有一处处红灯笼、红对联、红窗花挥洒的光亮,以及一家家亲人团聚时飘逸的酒香……就在这凝聚着传统文化意蕴的年味里,有多少说不完的故事和道不尽的风情。难怪梁实秋先生会总结说:“过年须要在家乡才有味道。”

不过,据我历年返乡过年的体验,所谓“年味”,或者“味道”,并非只指食品一类东西,而是涵盖故土人情、民风习俗以及各项活动的氛围等内容的。例如“扫尘”,这个习俗可称得上是“文明卫生日”。一到年关,家家都忙着把屋里屋外打扫、擦洗得光光溜溜,也狠心丢弃一些坛罐拉杂。大件的都弄干净了,再把各种铜铁炉、锡盘、瓷杯等物件也擦得新崭崭。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淘米、磨粉、做年糕、制红团了,妇女们的笑声时常伴随着蒸笼的热气在村里飞升。小孩们到这时再也无心写字画画了,三五成群跑去祠堂前看戏台搭了没有;接着又去晒场,看阳光下的老婶妈翻拣香菇、银杏果。连村头的鸡鸭也抖擞翅膀,欢快地在溪边踱步觅食;流水潺潺,倒映出一幅幅辞旧迎新的图景。而男人们更不敢偷闲,他们怀里揣着家人的嘱咐,进城东走西看,买回称心如意的各种年货、干果。有细心的,自然忘不了给老少捎几件新衣新裤新鞋新袜。

到了年三十,谢过天地祖先的猪、羊、鸡、鸭、鱼就开始由人烹了,锅、盆、瓢、碗的协奏也就从早到晚响成一片。特别是这些年来,除夕围炉已有名目繁多、花样翻新的趋势。就在各处烟气蒸腾、香味四溢、欢声高扬、阖家团聚之际,小孩子们也顾不得看春晚,就开始讨压岁钱了。过去要给大人磕头才能得到,现在不兴磕头了,还敢和大人钱额上“讨价还价”。一般说,孩子的要求都能得到满足的,之后他们就要去晒场上集中放鞭炮了;一时热闹的乡村里,爆竹声此起彼伏,震得夜空的星辰也格外灼亮。

次日即是大年初一,一早起来,大人小孩得吃一碗菜肴堆得满满的线面。女人在这一天早饭后完全放假,一个个搽脂抹粉,描眉点唇,打扮得花一样光鲜,三五成群从村里逛到村外,遇上谁都喊一声“拜年、拜年!”随之飘然而过的,是各种化妆品的香味。而男人们也照例要穿戴一新,去各家各户走动,吃瓜子,吃福橘,吃开门酒。到了中午,村里请来的剧团开始演出,观众虽说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,却也有二三百人,一个个容光焕发,笑逐颜开。而年轻人则邀上对象,早先是进城看新放映的电影,现在则时髦出去旅游,最远的竟去了东北看冰雕艺术。说到本人,则在这一天去别人家里拜年也接受别人拜年,常邀三五儿时伙伴去田野野春,看溪沟两岸盛开的油菜花,是怎样的在阳光下泛起金色的地毯,绚丽地铺向远山。这时,一种全新的闲适和快乐就会涌在周身,使人禁不住要亮嗓唱几支家乡的谣曲。

南日岛的风

□丹诺

那年夏天,我们公司把户外团建的地点设在南日岛。

作为莆田人,我们对海并不陌生,但每一次遇见还是那样欣喜。见到海的第一眼,总是不由自主地深呼吸一口气,双手在嘴边围成喇叭状,想要大声地呼喊。喊吧!喊你那一刻想喊的,如果人多不好意思喊,那就心里喊一声吧。呼啦啦的海风吹过来,你的呼喊在回响,平日的焦躁在那一刻得以稀释。

有了海风,纵使我们在盛夏酷暑探访南日岛也不觉得热。我们在皇帝山滑沙,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一群年轻人点缀了海边的沙山。远处,海天相接水茫茫,近处,海岸线柔和绵长,白浪逐沙滩,一重浪又一重生。沙山,沙滩,海浪,礁石,岛屿,风电,海景如梦似幻。

傍晚,我们去了另一片沙滩。恰逢落潮时候,湿润的沙滩带着更深海的味道,向更广的海岸线漫溯。一道道蜿蜒的波纹记录着海浪起伏的踪迹,这种层层叠叠波浪纹路的沙滩我还是第一次看见。大自然用奇思妙想向人类奉献一幅绝美画作,我们有幸相逢。此时的沙滩可以捡到许多美丽的贝壳。有同事在沙坑里发现了一种不知名的海洋生物,细长的触手比章鱼脚多几倍,连沙一起捧在手中像一朵盛开的花。百度识万物说是这种生物是海葵。我们都好奇地围观,又把它放回属于它的海洋世界。

夕阳给沙滩镀上金戴银,给偷得一日闲的



郑倩作

前墩的年

□吴清华

腊月将尽,农事阑珊,南洋平原上,前墩人把一年来的收获做了一些潦草的总结后,便把主要精力转移到过年的准备上。裁布做衣、扫尘洗刷、杀鸡宰鸭、蒸青团做年糕、贴春联炸祭品,然后辞年祭祀、除夕围炉,像莆田的许多乡村一样,一直忙到除夕才告一段落。前墩的年味,也在这忙碌中一天天浓起来,醇起来,在除夕达到第一个高潮。接下来,过春节、做大岁,看一村一村元宵,尾暝灯、请头福,前墩人的年味要到二月份才肯退潮。

而对于我来说,年味其实只是各种感官留在记忆中的一种直觉,一种跨越时间,历久弥深的情愫。

年味里对视觉冲击最大的,莫过于红色。除夕前几天,我就开始写春联了。买来一大摞红纸,根据门窗器具的尺寸,裁成条状、方块状、长方形,拿出毛笔和墨汁,翻出一本破旧的油印春联选集,一切准备就绪。我倒出墨汁,一股浓浓的麝香味散发出来。闻到麝香味,我好像进入某一座药房,不知不觉恭敬起来。拿起毛笔,蘸了墨汁,舔了舔笔尖,在红纸上笨拙却真诚地写起来。写完一张,摆在附近晾干。不一会儿,竹榻上、地上、鸡窝上、楼梯踏板上、面甬上,都摆满了春联。小小的房间里,变成一片红色的海洋。

春联晾干,泡好糨糊,拿起一对,上面写着:“积善人家春常在,庆余宅第福长存”,我把它们贴在门框上;另一对写着“家和百事顺,人勤万象新”,这是贴在窗户上的;一张斗方写着“五谷丰登”,该把它贴在谷廩上;另一张斗方写着“六畜兴旺”,这肯定是贴在猪圈上的;大陶缸上贴“丰衣足食”;碗柜上贴“年年有余”;灶台上贴“五味飘香”;连小土地屋上,也贴一对“庙小乾坤大,天高日月长”的小春联。

我也给村里很多人家写春联。我在一张张红纸上,把村人对土地馈赠的感恩,对来年收获的期许,对平安幸福的祈望,对国富民强、盛世宏图的憧憬,一笔一画地写在红纸上。

记得有一年,经过远房堂叔家,看到他拿着甘蔗渣,蘸着墨水,在红纸上写有模有样地写着春联。我颇是惊讶,走近仔细一看,他写出的字力道遒劲,虽然笔画的毛边稍多,但整体依然协调稳重。

和春联相映成趣的是女人们的红衣服,统一的颜色、不同的款式,把春节的前墩,渲染成一幅红衣飘飘的动态年画。前墩的田野里,却是一片葱茏的绿意。包菜卷起它们洁白的内心,只留下绿色的外衣,抵御南方并不寒冷的冬天。芥蓝菜越发青翠,割过的菜茎上萌发的新茬,越显得嫩绿可爱,有的还长出一些小花蕾。这种长势的芥蓝菜,炒着、煮汤都好吃。芥菜经过霜冻,叶子略呈紫色,经霜的芥菜,是最可口的。芹菜、香菜、花菜们,各自在自己的地盘上争抢阳光,谁也不肯慢下生长的节奏。这田野里的年味,是生机盎然的。

前墩的年,很少见到白色。在我的记忆中,只有1986年的冬天,壶公山上积了半山的雪,挺壮观,挺新鲜,但是挺冷。

前墩年味儿,还有各种食物的味道。除夕前一天晚上,村人在各家厨房里开始了一年一度的“大炸会”:炸豆腐、炸荔枝肉、炸带鱼、炸花生、炸紫菜、炸甜丸、炸自家特有的能炸的食物,乡村的厨房里,随着油烟升起的,是浓浓的人间烟火味。

低矮的瓦屋厨房里,奶奶的身影在灶台的油灯周围晃来晃去。我蹲在灶口,起火,把大铸铁锅烧热。奶奶看着锅热起来,把自家压榨的花生油倒进锅里。油温慢慢升高,油锅里发出一两声沉闷的噼啪声,那声音仿佛碰撞到锅壁,又被轻轻地弹回来。接着,花生油的香气四处飘散。奶奶把下午刚做好的豆腐轻轻抓起,切成小块,放进大海碗,看准时机,倒进油锅。平静的油锅立刻沸腾起来,油泡滋滋地冒起来,把豆腐团团包围住。不一会儿,豆腐浮起来,颜色渐渐变得金黄,身体逐渐膨胀、饱满。奶奶看豆腐差不多熟了,就用漏勺捞起,搁在一个陶罐上,让多余的油顺着漏勺底部,滴在陶罐里。

爸爸泡了一碗酱油醋,放在灶台上,示意我们可以开吃。几只手同时伸向油豆腐,各自抓了一块,蘸一下酱油醋,放嘴里嚼起来。油豆腐外脆里嫩,带着花生油的香味,还有微微的滚烫,在每个人的嘴里翻滚着,刺激着味蕾,唤起并继续留下关于年味的特殊记忆。

接着,各种油炸食物的香味在小小的厨房里漫起,氤氲,并从门缝的间隙逃逸,飘到乡村的上空,和许多家的香味交融,又被冷风吹散。

年味里其实还有一种甜味。除了红团、年糕的甜,还有甘蔗的淋漓尽致的甜。



扫尘 郑倩作

那时候村民的田地,一大半都种了甘蔗。吃过年夜饭,村人都习惯再吃三五节甘蔗,让一年到头经历的苦和累,在甘蔗的甜味中化解,转化为来年前进的力量。

我个人记忆中,年味里还有一股难忘的火药味。

有一年春节,爷爷带我去城里游春,买了一个子鞭炮。子鞭炮用子弹壳做成,底部挖了一个缝隙,壳中间放一个活动的铁柱,尾部装饰几根染色的羽毛。在缝隙里装上一颗火药,把子弹炮往空中一扔,掉在地上的同时,铁柱也砸在火药上,“啪”的一声,一阵幽微的火药味伴随着一缕轻烟,散发开来。那火药味,成了年味里一份独特的回忆,温暖了过去的许多岁月。

近年来,城市建设突飞猛进,木兰溪北岸已经全部变成高楼林立的城区了。

每到跨年的夜半,木兰溪两岸,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,大家手里都拿着烟花。倒计时开始,元旦到,大家都点燃烟花,一时间,各种颜色,各种声音,还有那浓浓的火药味,在夜空里飘荡。

有时,年味还是我童年世界里的一种想象。

吃完年夜饭,爸爸给我们发压岁钱,每人两毛,一张崭新的绿色人民币。我们接到手上,大半天舍不得折起来,拿在手上,看它的图案,闻它的味道,不停地弄出轻微的噼啪声。

我仿佛从这张纸币上看到第二天生活的全部场景:阳光灿烂地照在木兰溪边的大地上,照在村前不远的壶公山上,照在匆匆游春的人们身上。我穿上新衣服,揣着这张纸币,开始登壶公山。我和伙伴们一路走走停停,一边看风景,一边讨论着谁的压岁钱最多,然后,该怎么花。

我想我会先买一串糖水杨梅串,等到了凌云殿,再买一块菜头饼,留下一毛钱,看看能不能吃一碗炖油豆腐,最后登上壶公山顶,今年的游春就算是一场完美的旅行了。

我沉醉在为这张纸币精心设计的规划中,以及每一步规划可能遇到的场景,伴随着特定场景可能产生的心情。我伴着所有美好的想象进入梦乡。

如今已为人父,孩子也已上大学,我还是习惯每年给孩子压岁钱。有一年我把从银行取出的崭新的人民币给儿子,儿子犹豫着说,要不然用微信转给我吧。

也是,用微信转,孩子省得存放,花得也方便。只是,这压岁钱,有没有我小时候每一次都期待了365天的年味呢?而岁月曾经带给我的那些独有的年味,是不是又被岁月悄悄带走了?

祖父的药香

□李福生

祖父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半个世纪,可每当我闭上眼,总能清晰想起他坐在诊桌后望闻问切的模样——花白的胡须沾着些许药粉,枯瘦却有力的手指搭在病人腕上,眼神专注得仿佛能穿透病痛。那些年在莆田涵江老屋的时光,药香与墨香交织,祖父的教诲与身影,早已深深镌刻在我们孙辈的生命里。

我们都唤祖父“桃仙公”,这是平潭与莆田乡亲们赠予他的雅号。因他不仅善用中草药疗疾,闲暇时总爱画梅兰竹桃,笔下的桃花艳而不妖,就像他的医术,温润却有力量。祖父原籍晋江,因曾祖父避祸迁居平潭,我常听他说起童年时目睹瘟疫肆虐的惨状,正是那些白骨露于野的景象,让他立下“悬壶济世”的誓言。6岁入私塾苦读经书,16岁随父义诊,《内经》《伤寒论》被他翻得纸页泛黄,指尖的老茧,是常年握笔抄方、把脉诊病留下的印记。

儿时最爱的地方,是祖父的书房兼诊室。清晨天不亮,就有乡亲们提着竹篮赶来,屋里屋外挤满了人,祖父总是耐心地一一接待,遇到家境贫寒的病人,不仅分文不取,还会把自制的药丸塞进他们手里。我曾趴在桌角看他诊病,他把脉时神情肃穆,问诊时语气温和,开方时挥毫泼墨,那一个个草药名字在他笔下流淌,仿佛都有了生命。偶尔他会停下笔,摸摸我的头说:“孩子,医乃仁术,能解人疾苦,是世上最光荣的事。”

祖父的书桌永远堆着厚厚的医书和手稿,深夜总能看到他伏案疾书的背影。油灯下,他时而蹙眉沉思,时而提笔记录,桌上的砚台磨得光滑,笔下的字迹遒劲有力。我后来才知道,那些手稿里,藏着他对鼠疫、天花等瘟疫的研究心得,藏着他独创的“二一解毒汤”配方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鼠疫横行时,祖父冒着被传染的风险深入疫区,反复试验后创制的这剂药方,后来还被制成注射液,拯救了无数生命。电视剧《红娘子》里提到这剂剂时,我坐在电视机前,泪水止不住地流——那是祖父用无数个不眠之夜换来的救世良方。

祖父最让我敬佩的,是他“衷中参西”的远见。在那个中西医对立的年代,他没有固守传统,而是两度赴上海求学,主动学习西医的生理、解剖知识。他常对学生说“西药治标快,中药治本稳,两者结合,才能更好地治病救人。”我记得有一次,一位胃出血的病人来求医,祖父先用西药帮他止血,再开中药慢慢调理,没多久病人就痊愈了。他书房里既有《黄帝内经》这样的古籍,也有西医的解剖图谱,那些泛黄的书页上,密密麻麻写满了他的批注,那是他跨越门户之见的探索与坚守。

祖父的一生,都在为中医的存续与发展奔走。1929年“废止中医案”出台时,他忧心如焚,连夜写下《中医果真失败耶?》,还发起成立平潭医学会及福建全国中医。他一生著作等身,《鼠疫治疗全书》《汉药便览》等10余部著作,都是他用心血凝结而成。更难能可贵的是,他不藏私,不仅把自己的临床经验写成短文发表在20多种医药杂志上,还把不治的病例也记录下来,为后学敲响警钟。他常说:“学医不是为了虚名,是为了救人,多一个人学会,就多一分希望。”

可这样一位仁心大医,晚年却历经磨难。“文革”风暴袭来时,祖父已患上贲门癌,却因政治运动耽搁了治疗。当他终于住进医院,却遭到造反派医生的羞辱:“什么肿瘤权威,自己都治不好自己!”我永远忘不了祖父被气得发抖的样子,他一生救人无数,却在最需要帮助时遭受如此屈辱。1967年10月,隔壁武斗的爆炸声震彻老屋,第二天,祖父就捧着未完成的书稿,静静地离开了我们。他到最后,牵挂的还是那些没写完的医案,那些还没来得及研究的药方。

让我们感动的是,即便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,仍有许多福州来的学生和同仁,冒着被批斗的风险赶来莆田送别祖父。他们连声道谢,都写着“医道犹存”四个大字。这四个字,是对祖父一生最好的赞誉。如今,每当我看到祖父留下的手稿和医书,闻到淡淡的药香,就仿佛看到他正站在光影里,眼神温和而坚定。

半个世纪过去,祖父的药香早已散去,但他的风骨与仁心,却像一盏明灯,照亮了我们后人的路。他教我们“医济世活人之术,当以仁心为先”,教我们“学无止境,不耻下问”,这些教诲,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。祖父的医道,不仅存于那些著作与医案中,更存于每一个被他救治过的人心里,存于我们孙辈的思念与传承里。这穿越半世纪的药香与风骨,将永远温暖着岁月,指引着后人。

打工人披上盛装。我们在沙滩上合影,海风从四面八方吹来,集体照中的我们神采飞扬,衣袂飘飘。

夏日的白昼格外长,放飞的我们还能在傍晚去九重山远眺南日岛全景。登高望远,一望无际的大海中星罗棋布的小岛震撼我们的视觉。清澈是南日岛的底色,海水清澈如碧玉,海风清澈无阻,或许一缕风是从乌丘屿吹来的。

而岛上的人,有一颗清澈的心。夏夜清凉,我们去海边沙滩准备烧烤。海边有一家帐篷渔家乐,灯火在夜里闪烁着温暖的光。我们借着渔家乐的灯火在稍远处摆好自带的烧烤架,正要生火,渔家乐老板走过来,我们以为他怕影响他的生意不让我们在这里烧烤,却听他说:“这里等下要涨潮了,你们可以到我那里近一些的地方。”我们连声道谢,对南日岛有了更深的好感。我们把烧烤架搬过去后几次都点不着火,他主动过来帮忙,不一会儿就好了,他说他是土生土长的南日岛人,很欢迎我们来到这里。

南日岛之夜,和着涛声,我们十几个人围坐沙滩上,在微醺中听着涛声,吹着海风。蓦然回首,我们原来放置烧烤架的地方海水漫上来了,潮涨潮落,对海的敬畏,对渔家乐老板的感激油然而生。

海风吹亮一盏盏渔火。我想起了《去有风的地方》里有句话:风的本质,就是空气的流动,冷空气向热空气流动就形成了风,世间万物,就有了生机。

南日岛正是一个有风的地方。让我从时间这块料子上剪裁下南日岛之行的一天一夜,就像在书页中夹上一片喜欢的叶子,不随时间流逝而丢失,以此纪念值得被珍藏的时光。